

# 贴近大地脉动 用情书写民众

—《大地的云朵》座谈会发言摘要

编者按:

近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少青对周口市作协副主席阿慧作品《大地的云朵》作出批示,建议市作协在全市作家中推广阿慧这种反映生活、紧跟时代的创作方式。8月26日上午,由市文联、市作协主办的周口著名作家阿慧《大地的云朵》座谈会在市文联召开。周口市作协主席团、各县市区作协负责人参加座谈会。现将座谈会发言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起心动念去新疆,是在2011年的秋天。那天我在回乡的公交车上,偶遇三个刚从新疆回来的采棉女工,她们一路讲着在新疆的新鲜事,还不断对着手机同家人粗门大嗓地通话,一副见过大世面、腰里装大钱的架势。从她们晒红了的脸颊上,我仿佛看到了很想看

到的一些故事;从她们挂着细碎棉花叶片的行李包上,我好像嗅到了来自新疆棉田的气味。那一刻我决定了:我要去新疆。

2014年10月15日,我抓一把为女儿准备的嫁妆钱,怀揣一颗真诚的心,独自上路了。只为找寻我们在新疆采

## 怀揣一种真诚,前行 —《大地的云朵》创作谈

阿慧

棉花的河南老乡,只想知道:他们在那里面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我从河南周口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从五家渠到农六师新湖农场,从四场八连到三场二十八连,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赶到玛纳斯六户地二道渠子。几千公里行程,几十个日夜,我与采棉工老乡吃住在一起,渐渐地,有了兄弟姐妹般深厚的感情。

想起第一次与采棉工相见时的尴尬场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有着深刻的反思和反省。事情是这样的:当我几经辗转站在四场八连的棉田,一眼望见正在拾棉花的周口老乡时,我激动地喊:“老乡,俺来了!”棉田静悄悄,并没有我臆想中的热烈回响,只有一两个老乡,回头望望我,又埋头劳作了。我笑得开了花似的脸,顿时僵住了,我暗想,出师不利啊,往后的采访工作将无法进行。就又把笑脸打开,凑近一个女工说:“你好啊,大姐!”她的

面孔藏在大口罩下面,我只能望见那双多皱的眼。她瞪了我一眼说:“别叫我大姐!我没你大。”冲得我差点儿坐地上。我很想讨好大妹子,举起相机要给她拍照,没想到,她把脑袋往棉棵里一藏,说:“别拍!摆摆置跟个要饭的一样,发到报纸上,丢咱河南的人。”原来这大妹子是这么想的,她想到了自己的体面,还想到了我们大河南的形象。

我丢掉相机、记录本,只剩下真诚的一颗心,一心一意地帮大妹子采棉花。一点点,一天天。我就把六十多位河南籍采棉工在新疆棉田里的故事给采到了。这才有了这本书《大地的云朵——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我总结了这么一句话:“作为一个作者,无论走访或写文,当你真诚地、完全地,把自己的姿态降到最低,低到尘埃里,你就会触到悬于高处的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人性和人心。”①

## 慧眼独具,真诚书写鲜活的生命本体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原院长、教授 高恒忠

阿慧的《大地的云朵》读起来,令人感叹、令人敬佩、令人称赞。感叹作者慧眼独具,在大千世界中选取奔赴新疆的拾棉工作为描写对象;敬佩作者真心与拾棉工进行心灵的沟通,真诚书写拾棉工有滋有味的真实人生;称赞作品的语言平实中充满诗意的灵动,朴实中蕴含人生的哲理。

作家慧眼独具,聚焦到拾棉工这个特殊群体

2014年前后,河南及周边省份有很多农民到新疆拾棉花,特别是像周口这样的人口大市,劳动力丰盛,政府便组织农民到新疆拾棉花。在普通人眼里,这就是一个新闻事件。而作家阿慧独具慧眼,瞅准这件事,抓住这件事,不辞劳苦,不惧艰辛,潜入生活,跨越两个时区,行程近万里,去参与、去体验、去感悟、去采撷大地上的云朵。可以这样

理解,从生活的角度来看,阿慧老师远赴新疆,没有行政命令,没有派遣任务,没有亲人的牵挂,也不是生活所迫,完全是自找苦吃、自找罪受。我不是说作家有多么高贵,拾棉工能够经历的生活,我们的作家就不能生活,而是说,农民工远赴新疆是为了讨生活,是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而阿慧去吃苦、受罪,不被人理解,还完全自费,只能从艺术创作上来看,完全是为了心中的梦想,为了事业的追求。

为之付出,为之拼搏,功夫不负有心人,六年如一日,《大地的云朵》这一硕果终于问世,随着大家的阅读,书的价值、书的美妙,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青睐,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注意。2022年6月该作品第二次印刷,有关方面正在组织人员进行外文的翻译,很快会以不同文种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 真心真情,书写人生

一位女同志,行程近万里,到田间、到地头、到棉田、到窝铺;与拾棉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风刮日晒,一块畅谈人生,一起诉说艰难与辛酸。作者写道:“一起在大棉田里拾棉花,一起在大铁锅里吃过饭;一起在大日头底下挨过晒,一起在大风雪里受过冻;一起在田间地头谈过心,一起在白云下唱过歌,一起在棉朵上落过泪。”正因作为者与拾棉工心与心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碰撞,终于得到拾棉工的信任。执着的努力,使作者能够发现并记录“他们的弱小与责任、卑微与高尚、寒冷与热情”,记住“他们的泪水、汗水和血的温度”。

语言平实中充满灵动、朴实中蕴含哲理

《大地的云朵》语言平实,句子精

短,读起来朗朗上口,品起来韵味无穷。不仅具有诗情画意,而且非常灵动。几句简单的景色描写,诗意盎然,令人回味无穷。

作品的语言朴实中还蕴含着哲理,朴实,不代表粗糙,不代表浅薄,更不是庸俗。真正的诗意语言,往往包含着深意,包含着人生的经验,包含着哲理的沉思。作品中一个人物叫张粉花,她说:“有多长的胳膊摘多高的枣,够不着的东西,咱不够。干个笨活,掏个笨力,挣个小钱,我觉得也怪好。”完全的口语化,不张扬、不华丽,无典故、无修饰,无词语堆砌。“有多长的胳膊摘多高的枣”,多么有深意,多么有哲理,暗含了多少人生的经历和经验,才得出这样经典的语言。脚踏实地,量力而行,不攀比,不好高骛远,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①

## 《大地的云朵》的现实性、地域性、人民性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刘成勇

长篇纪实散文《大地的云朵》的现实书写、地域色彩及深入生活的写作态度,尤为值得关注。

**现实性。**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产生的后果就是城乡文学创作不平衡,乡土文学在美学方面越来越有冲击力,但现实感越来越稀薄。在很大程度上,乡土成为底层苦难叙事的重要空间。但乡土是否必然承载着苦难呢?《大地的云朵》提供了否定的答案。

拾棉工毫不掩饰到新疆拾棉的目的就是“抓钱”,但就作品中所写的众多赴新疆的拾棉工来说,大约有三分之一

属于家庭困难,而其余的则是抓点闲钱——甚至还有拾棉工是为了“戒赌”、“减肥”或“闲不住”“爱种地”而到新疆。不能说阿慧所写的底层具有普遍性,但最起码打破了底层叙事单一化的“苦难”模式。阿慧走出书斋、走进底层,记录下拾棉工的一言一行,让底层生活自动呈现。作品留下了时代的真实面貌,成为社会的缩影和历史的见证。

**地域性。**《大地的云朵》尽管写的是新疆棉田里的故事,但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作品中写的32朵“花”,绝大多数来自周口。阿慧采访过程中,也

认同劳动、尊重劳动者是“人民文艺”的核心叙事话语,“劳动光荣”不仅是国家推崇的政治品性,也有着崇高的美学内涵。因为劳动,拾棉工树立了自信、建构了自尊,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对拾棉工劳动场景的描写,表明了劳动不仅仅是维持生存的手段,而且是生命意志的现实实现。阿慧本人在与劳动者的接触中自我也在发生着某些微妙的变化,则进一步说明,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劳动,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①

## 采撷生命之花

周口市作协副主席 孙全鹏

读到阿慧的长篇纪实散文《大地的云朵》,非常感动。阿慧的创作精神让人敬佩,她只身一人到新疆,与采棉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抵挡住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不是一般女子能做到的。从她身上,我感受到一种脚踏实地、扎根人民的创作精神,也感受到创作佳作、书写人民的立场,作品中沾染了黄土的气息、浸满了对家乡人民的热爱。

《大地的云朵》以灵动的文字见长。阿慧擅长写散文,曾获得冰心散文奖等,《羊来羊去》就营造了这样一种空灵的意境,读得让人心动。《大地的云朵》中,“草棵上开满了白棉花,道路两边也是两溜白雪”等类似的语言随处可见,作品读起来空灵,散发着土地、棉花的气息。尤其是作品中原汁原味并带有地

方色彩的语言,给文章增添了亮色。可爱的人物让人记忆深刻。32个采棉工,32朵花,每一朵花都有一个不同的色彩,都绽放着对生命的追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减肥女、财迷女等女花,还是刘欢等男花,都饱含着阿慧的热泪和深深的思考,她一定是带着泪对“花朵们”进行描绘的,展现出生命的状态。中原人互助、勤劳和奋斗的民族精神感动了千万读者。

视角的平视拉近了距离。阿慧在写作时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而是把自己降到尘土里,走到人物身边,深入人物心里。对这些“漂泊异乡”的女性,阿慧给予“花朵们”是够多的尊严、积极的乐观精神和不断向上的风貌,这是当代底层人物的颂歌,表达出阿慧创作的人民立场。①

任何一朵花的盛放,都经历过凄风苦雨。阿慧老师笔下这三十二朵花也不例外。这些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涉万里到新疆挣钱的拾棉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捧辛酸泪。有微弱而不卑微、惜财而不拜金的母亲;有屡遭情感挫折但心中仍未放弃的光棍男人;有备受家暴而背井离乡的家庭妇女……这些人是普通人也是我们的身边人,他们的生命遍布着曲折离奇的

## 拾棉工的生命册

青年作家代表 焦中耀

经历,让人意识到每一张普通的面孔背后都有着难以一言以蔽之的身世处境和恩怨情仇。这样多的人和事,要在一部散文作品里避免简单的铺陈排列,聚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确考验着一个作者在结构上排兵布阵的能力。阿慧老师选择了将三十二位重点人物单独成章,着力描写,以点作线串联起不同人物命运,而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吴青锋

说给《大地的云朵》三句话